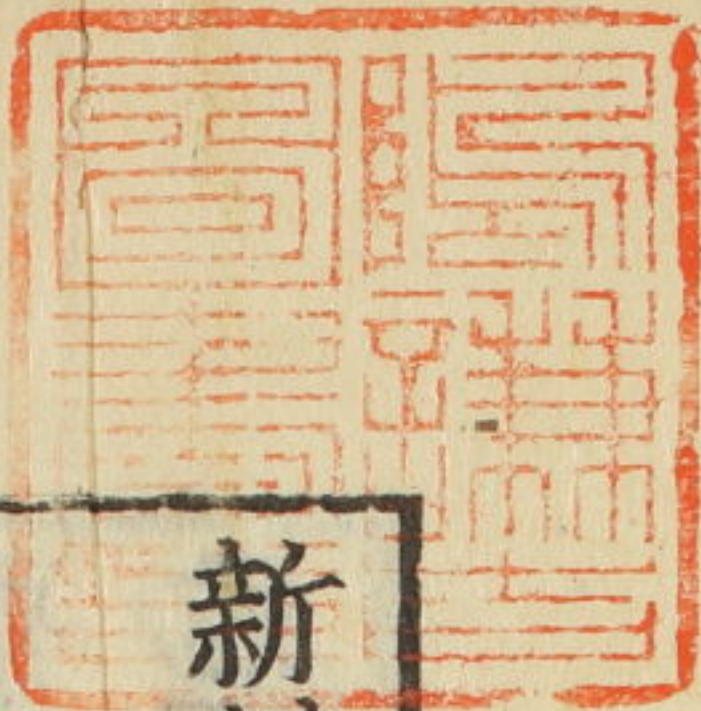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地集中



15
門
號
卷
188
5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
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掌
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
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
為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綵衣而有

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人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
碩人。掌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其雷。有小星墜
于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廟。遂生子衿。正
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
于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鉶列白華。繁
有木瓜。紉芄蘭林。羹蕭綢繆。霑洽有客。旣醉。擊鼓
歌曰。椒聊之蕃衍芳。葛藟之綿々。猗嗟盛哉。其太
君門驚人瑞世。騶虞磨趾。歌闕。主人謝曰。今日之

集薄具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
皆假樂。至雞鳴。廼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之才。並
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
之旄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々。校童不得伍居。
則衡門閤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旣久。問學大明。碩
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仰。讀劬勞
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廢蓐。我於是念列祖之
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履霜。閉

人或爲之伐木。或爲之采葛。或爲之采菽。采苓以
供衣食。薪蒸。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
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
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廼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
驅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
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
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
有擊楫之志。抗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

山而想謝傳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勲烈。訪
落帽於龍山。吊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凄然無歸。
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廼濟沔水。逾韓奕。復入
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
撤大田。彼黍離々。延及南陔。楚茨。棫櫟。樛木。蒹葭。
蒼蠶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
適。葛生其中。載芟載載。劉規爲小宛。以供游觀。破斧
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李。樊以苑柳。

羅以甘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粉駢
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藹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
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青々者我皇々者華紛紅
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采緑之女行
露濡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鳬鷺上下振鷺鴻鴈
或集或翔又有漸々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
流激湍多采繁之氓竹竿垂綸魚麗干釣東門之
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扶杜之屬尤多其中

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墻有茨其園
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々者華與苕之
華隱映於行葦之門其中野則鹿鳴呦々鶴鳴華
草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
有杖之杜幢々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
旻々弟小旻小辨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
衿雖羈窮公劉心知其非丞民比敬愛無數采芣
殺羔羊射鳩雉洞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

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乃歷東門之墀。入早麓。適北山。太之神移文招之。子衿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爲吾之居。北山有竹。擗兮窅兮。山之卷阿。凱風何多。山之崇丘。谷風脩々。何草不黃。陰翳而藏。何彼穠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有。關雎。鵲羽。鴈鳩。鵲鵲。螽斯。蜉蝣。碩鼠之類。雜出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々。其鶉之奔々。俄而

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衿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於是還魏陟。站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齊漢廣與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負不群。謂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上又無車牽。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儔。泛觀生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時。螻蛄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鷄鳴。士曰味且。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

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既暨。或飪或
耘。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輸。俾苗怒長。七月
既秋。華黍將收。太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
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携兎豎。挾角弓。張九鼗。施
敞筍。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車轡
轡有駟駟。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醴風湛露。角勝
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賚彤
弓。出建于旄。被絲衣曳紃袴。武夫前呵。莫敢執競。

有女同車。有手其姿。窈窕由儀。思與君子偕老。如
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
蓋世勲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
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
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炫于心。奮取富貴。而維
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霧。以自隱。不與賢登于
朝。顧與我行于野。徒歎昊天。夫有成命。之不可易。而
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

意斯世則相鼠有尤。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
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
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子行矣。我將思之。
傳不記其人之所終。用史記躰。黃曰。異哉。子衿之爲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
猶以爲小。而不免爲旅人。諺曰。用之則爲虎。不用
則爲風。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
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
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
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
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
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累世。未必能措一
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
有不能掩者矣。雖貧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

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居易之詩曠達間適意
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愛管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々
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
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后世
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鸛飛戾天魚躍于

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
時哉々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
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
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
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
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
聽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詣此即為民祈福
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祝聖壽而郡守以下
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
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
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
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義報上之意亦自雅
訓。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
赤鳥几々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
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
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
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々之

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
語其剛正疾邪可見矣

○村莊犬鷄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
竹籬茆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
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
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

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廷鴛鴦鳥作
村莊犬鷄一日水山失勢湯燂鑊資刀割

○謝昭雪表

兵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
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
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嗟夫荆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隆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間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一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宋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々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

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之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儻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下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

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佗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一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倏然痛快，無復滯碍。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殺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豈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既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

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勵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刑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々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

則國以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事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繁々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

亂。不肖之人。妄相從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譽。其君輾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元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宋朝魏楚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乃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猶專罔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爲對。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門尚留杜拾遺以爲憂。吐蕃旣回陸宣公以爲官。

○東坡書畫

東坡謫僊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鼓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鑑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閤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迢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明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

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函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蘓黃墨蹟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隨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劃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隨得祠曹牒爲僧

○饒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饒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饒字唐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剩釐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錙白唱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拍金墓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

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視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々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一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

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晉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姦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

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二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霄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盖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

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重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起省李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誤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謾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李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早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后生晚進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李章姓劉名黼皆廬

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時奏第一人。

○畢再遇

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虜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虜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虜大敗又嘗引虜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

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虜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虜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沈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橐人羅列焜燿盡見

之以爲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
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餅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
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
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
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
云：「世間何處無風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

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
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
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
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
河分岡勢司空曙，皆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
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
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
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是風。

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々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

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櫂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樺。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久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

惛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師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師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與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入深責將師。如云。將師蒙恩澤。兵戈有

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兩何遲。又云。天地日洗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蒼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放朝廷。如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宋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

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
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
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
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
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
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
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
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
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
甲第高。亦此意。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漢代鶴林王露卷之四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養兵

宋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

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
縣宰。詔書令民三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
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
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
書來。生齒復版錄。三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
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椎與父。唯存跛無目。田
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又兩鐻正空。無粥肯跛不能耕。死亡在遲
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
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
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勿稽留。龍鐘去持杖。勤々囑四隣。幸願相依
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
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石

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
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
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
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
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
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

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
考據意亦短淺潭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
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
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
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
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諄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宋建炎中，太駕經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心兩宮之歸。

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入心。七請北人避

胡擊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申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田是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此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豈止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二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嘗死

而君乃畏之永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著骨。如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人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月下傳孟詩

楊誠齋月下傳孟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空

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釀。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壘孟將月一口吞。壘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灑。一孟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肝玉雪膚。厥妻眼目補破襦。罄篋何有金十奴。揚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襦。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太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栗生膚。婦縱有襦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頌演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少陵詩云。平生慙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其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接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

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魯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

因飛花語無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
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減淚恨別鳥驚心
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
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
鵲鳩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

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官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
惡來之所寄也廢奴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
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檢至階
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
第一義而謂不愁官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
後脫疑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
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蠡吳者而
蠡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

基是蠶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
及蠶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刀易牙開方爲
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
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
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
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
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
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

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
夫乎。其視白居易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真天淵
懸絕也。其論循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
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
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
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
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

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衍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々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

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
霜鵲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
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
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
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挾君
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擿挾小人
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
於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

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
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
對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
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
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
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
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

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達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徙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々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爾來路長那更聽鉤輅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

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興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

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
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巧賞者是誠何心哉
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執悍惠帝仁柔
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
賴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
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

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
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主以酖亡惠帝以
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
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者識哉
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
拘者太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
失蓋可監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太伯為
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太伯者示

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揚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父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師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皴瘦行步蒼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折秋毫設廳前秦豕成羣糞穢狼藉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柵載歸蜀殿後揚九鼎

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俱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二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下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伴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可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

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起虛名薄世間句雖甚
爽意實未然余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
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
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
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冒之英名義其正所
以激發其志氣而導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
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
姿英發視向時謹飭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

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
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
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
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
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
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
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
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

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草識却將周黨與同
穉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
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
以來蘓鳴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
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
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歷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珩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傍巾下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珩崖命杖之吏勃然曰
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珩
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
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
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珩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

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

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大京與共學者。京食之。僧訢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素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鹿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

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著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群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夫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二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勸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恠。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

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王牒官嘗至其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

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上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

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殭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流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鴈羹。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觸髀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髀深瞋。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

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

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摸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傳奕曰。佛入中國。孺兒幼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
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人世
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爲天子妃
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
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
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
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轉凡鳴鏑

楊東山云凡處事須是心如轉凡手如鳴鏑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

